崇文總目考略

喬衍琯

（作者爲本校中文系專任副教授）

摘要

崇文總目爲今存最早的解題書目，（佛家經錄不計）爲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重要資料，惜久已散佚，清人雖有輯本，然不够精審。本文徵引諸家書目，加以補正。

又其體例，承先啓後，在目錄學史上甚爲重要。因爲是北宋所編書目，至今僅存的一種，其功用比一般書目爲重要，也加以論述。

如何重新考釋崇文總目，以及後人利用崇文總目的情形，其得失如何，淺見所爲，亦併附見。

緒言

我國歷史文化，淵遠流長，歷代所傳下來的著述，數量上很是可觀，因而編了很多書目，加以記述。早在漢初，便編成兵書目錄。漢書藝文志兵書略序說：

自春秋至於戰國，出奇設伏，變詐之兵並作。漢興，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刪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諸呂用事而盜取之。武帝時，軍政楊僕捃摭遺逸，紀奏兵錄，猶未能備。至于孝成，命任宏論次兵書爲四種。

所謂定著三十五家，當是加以選擇整理，寫成定本，是否會列一目錄，並未明言。至於兵錄，則是兵書目錄了。論次兵書爲四種，更是分做四類。可見這一百多年間，兵書目錄編撰的情形，漸趨精密，可惜早就亡佚了。

漢成帝時，又命劉向、劉歆等校書天錄閣，編成別錄和七略，雖也散佚，然而清人還有輯本多種。而班固的漢書藝文志，便是依據七略編成的。此後經過魏晉南北朝到唐代，編了很多公私書目，隋書經籍志簿錄篇收了三十部，新唐書藝文志有目錄十九家，加上不著錄的十二家，共三十一家。其實所收的都並不全，譬如佛家的經錄便不在內。不過這些書目，到宋代便多亡佚了。宋史藝文志目錄類收書六十八部，五代以前編撰的，僅有十部，後來便全亡佚了，祇有正史中的藝文志或經籍志還能借史書保存下來，至於佛家的經錄，一般人很少留意。所以唐以前所編的書目，對後代影響不大。

宋代武功不競，文治却斐然可觀。反映在書目的編撰上，也可以看出來。宋史藝文志所收宋人編撰的書目，約有六十部，還不够完備。譬如很重要的一部書目——陳振孫的直齋書錄解題，便未收入。至於其他私家的藏書目錄，掛漏更多。潘美月的宋代藏書家考，便收有四十多種，其中見於宋史藝文志的，僅有十二種。（註一）至於官修的書目，見於梁啓超圖書大辭典簿錄之部的，共有二十二種，其中見於宋史藝文志的，不過三、五種。加上佛家經錄。又如文獻通考經籍考、玉海藝文部、宋史藝文志，雖成書在元代，卻都是依據宋人書目編成的。所以合計起來，宋人所編書目，文獻可徵的，便有一百多種。雖然多已亡佚，所存的仍很可觀，今略舉於下：

一、通志藝文略四卷、鄭樵撰。通志卷六十三至七十。

二、祕書省續編到四庫闕書目二卷，近人葉德輝考證。觀古堂刊本。

三、郡齋讀書志四卷後志二卷，晁公武撰。附志卷，趙希弁撰。袁州刊本。

四、郡齋讀書志二十卷，晁公武撰。衢州刊本。

五、逐初堂書目一卷、尤袤撰。說郛本。

六、史略六卷、高似孫撰。古逸叢書本。

七、子略四卷、目一卷，高似孫撰。百川學海本。

八、文獻通考經籍考七十六卷，馬端臨撰。文獻通考卷一百七十四至二百四十九。

九、玉海藝文部二十八卷，王應麟撰。玉海卷三十五至六十二。

十、漢藝文志考證八卷、王應麟撰。玉海附刻本。

十一、宋史藝文志八卷，元脫脫等傳，宋史卷二百二至二百九。

十二、刋正九經三傳沿革例一卷，舊題岳珂撰。（注）知不足齋叢書本。

以上有傳本的十二種。

十三、崇文總目輯釋五卷、歐陽修等撰，清錢東垣等輯，粵雅堂叢書本。又四庫全書輯本十二卷，遠不及錢本完備。

十四、四庫闕書目，清徐松輯。宋史藝文志廣編本。

十五、中興館閣書目七十卷，陳騤編，今人趙士煒輯考本五卷。北平圖書館印本。

十六、中興館閣續書目三十卷，張攀編，今人趙士煒輯考本一卷，北平圖書館印本。

十七、宋中興國史藝文志，今人趙士煒輯本二卷。

十八、直齋書錄解題五十六卷，陳振孫撰。四庫全書輯本二十二卷，武英殿聚珍本。

以上有輯本的六種。

十九、籀史二卷，翟耆年撰。今存卷上，守山閣叢書本。

以上殘本一種。

至於佛家經錄，筆者慧根很淺，此處從略。

又新唐書藝文志四卷，歐陽修等編。新唐書卷五十七至六十。實係宋人所修，研討宋代書目，也是重要文獻。

以上這近二十種書目，收書一萬多種。（注二）其中崇文總目、郡齋讀書志等，且有解題。固然都是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重要資料。即是那些已亡佚的書目，從其他書目、史傳、文集、筆記等相關資料。有的也可考知其編撰經過，著錄的體例，分類的情形，仍是目錄學上的重要資料。

而這些資料中，很值得重視的，是崇文總目。原因有：

一、是今存解題書目中最早的一部，對後代影響很大。（注三）

二、最宋代今存書目中最早的一部，可考唐宋間圖書存佚情形。

三、編撰的人，如王堯臣、歐陽修等，都是績學之士，考訂精審。

四、早已散佚，清代有輯本兩種。其高下得失，也很值得討論。

一　宋初藏書和崇文總目的編撰

五代藏書，原有昭文館、史館、集賢院，便是所謂三館。宋初，書裁數櫃，計萬三千卷。後來平定荆南高氏僞蜀、江南等地，盡收其圖書，又有涉弼、彭幹、朱載等應詔獻書。到太平興國二年（九七七），太宗便嫌三館湫隘，加以改建，賜名崇文院。東廡是昭文書庫，南廡是集賢書庫，西廡有四庫，分四部，是史館書庫，共計六庫，有正副本書籍八萬卷。端拱元年（九八八）又建祕閣，分三館書萬餘卷以實其中，後來多到四萬餘卷。咸平元年（一〇〇〇）朱昂等上新編書目，到大中祥符時，崇文院著錄三萬六千多卷。八年（一〇一卷）崇文院遭到榮王宮火波及，書多焚燬，僅存的移到崇文外院。又經過補寫徵集，天聖九年（一〇三一）新作崇文院，分藏羣書。景祐元年（一〇三四）命張觀、李淑、宋祁等，將「館閣正副本看詳，定其存廢，譌謬重複，並從刪去。內有差漏者，令補寫校對。倣開元四部錄，約國史藝文志，著爲目錄，仍令朝林學士盛度等看詳。」廢曆元年（一〇四一），王堯臣等上新修崇文總目六十卷，分十九部，有書三萬六百六十九卷。參與撰集的，還有聶冠卿、郭稹、呂公綽、王洙、歐陽修、刁約、楊儀、陳經等。至於後人多題王堯臣或歐陽修編，是因爲前者的官位高，且領銜上進；後者則學識博，聲望高，且全集中鈔存了若干敍釋。

王堯臣，宋史卷二九二有傳，略云：

王堯臣字伯庸，應天府虞城人，沖姪。天聖五年（一〇二七）舉進士第一，累擢知制誥，翰林學士，歷樞密副使、參知政事。嘉祐三年（一〇五八）遷吏部侍郎，八月卒，年五十六。謚文安，改謚文忠。堯臣居樞密三年，務裁抑徼倖，於是有刻匿名書在京師傳布，仁宗不以爲宜。典內外制十餘年，文辭溫麗。執政時，曾和宰相文彥博、富弼、劉沆勸帝早立嗣。且說英宗曾養於宮中，宜立爲後，挾着詔書的草稿以進，未果。除編有崇文總目外，還有文集，今已不傳。

歐陽修，字永叔，自號辭翁，又號六一居士。廬陵人，觀之子。舉進士甲科，慶曆初，召知諫院，論事切直。後改右正言，知制誥。時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相繼罷去，修上盡極諫，出知滁州，徙揚州、潁州，還爲翰林學士，八年間，知無不言。嘉祐間參知政事，與韓琦同心輔政。熙寧初與王安石不合，以太子少師致仕。

修博極羣書，得韓愈遺稿，苦心探索，於是以文章冠天下，詩文兼韓愈、杜甫之長。所著甚富，有毛詩本義、集古錄、文忠集、居士集、六一詞、六一詞話等。又曾參與修撰新唐書、五代史記和崇文總目。新唐書負責志、傳部分，所以新唐書藝文志也出於其手，可以和崇文總目相考證。熙寧五年（一〇七二）卒，年六十六，宋史卷三一九有傳。

二　卷數和傳本

崇文總目的卷數很複雜，宋人的記述中，便有六十多卷的原本和一卷的簡目。加上清人書目中的不同卷數，輯本的卷數，分述於下：

一、郡齋讀書志便有一卷本和六十四卷本，通考經籍考據以著錄爲六十四卷。

二、通志、玉海引淳熙中興館閣書目直齋書錄解題、宋史藝文志、天一閣書目、經義考、曝書亭集、道古堂文集、孝慈堂書目、結一廬書目、善本書室藏書志、江南圖書館書目等，都作六十六卷。

三、續通鑑長編、玉海、麟臺故事等，都作六十卷。

四、玉海引宋國史志作六十六卷、敍錄二卷。

五、皇朝事實類苑作六十七卷。

六、皕宋樓藏書志、靜嘉堂祕籍志，均有鈔本六十二卷。

七、四庫全書輯永樂大典本，分爲十二卷。

八、清嘉慶初，錢東垣等輯釋本，分爲五卷。

綜上所記，原書當是六十六卷，別有敍錄一或二卷。至於記作六十卷、或六十四卷等，四庫總目認爲「南宋諸家或不見原

著，故所記卷數各異。」梁啓超則認爲也許是「又或南宋時有多數闕本，各家各據其所見之本著錄也。」清人的六十二卷本，也當作如是觀。

三　傳　本

崇文總目的原本，約散佚於宋元間，而傳本僅是一卷的簡目，不過清人有輯本。

書錄解題所記崇文總目是一卷本，說：「景祐初王堯臣等撰定，凡六十六卷，諸儒皆有論議。歐陽文集頗見數條，今此惟六十六卷之目耳。題云紹興改定。」好像原書南宋末已佚，陳振孫祇見到一卷的簡目。可是玉海藝文部和通考經籍考都採用了不少崇文總目，祇是集部全未稱引，子部也較少。而王應麟的困學記聞、三家詩考、漢藝文志考證等，以及宋史藝文志，成書都在陳振孫之後，仍能引用崇文總目。足見原書在宋元之間還存有經、史兩部和子部的殘帙。清修四庫全書，從永樂大典所輯得的，不出通考所引之外，似是明初已不見原本了。

清朱彝尊曝書亭集有本書跋，認爲紹興中用鄭樵校讎略泛釋無用論，刪去敍釋，因而使六十六卷本亡佚。杭世駿則認爲王應麟等還引用原書，足見當時還未亡佚，是後世傳鈔者怕繁重而加刪削。錢大昕則據續宋會要「紹興十二年（一一四二）十二月，權發遣盱眙軍向子堅言：乞下本省，以唐藝文志崇文總目所闕之書，注闕字於其下，付諸州軍照應搜訪。」所以今傳天一閣鈔一卷本，各書下常注闕字，正是紹興中所頒下諸州軍搜訪之本。而且鄭樵到紹興末年才做官，職位不高。在紹興十二年，還是布衣，沒有人會理會他的意見。所以錢氏的說法可信。而且郡齋讀書志的衢州本，既有一卷本，又有六十四卷本，足見晁公武在紹興年間，同時見到簡繁兩種本子。

南宋時兩本並行，入元而原本亡佚。可是清代的書目中，還見到一些六十多卷的本子。如天一閣有六十五卷鈔本，孝慈堂書目、結一廬書目、善本書室藏書志、江南圖書館書目，都有六十六卷鈔本。皕宋樓藏書志、日本靜嘉堂祕籍志有六十二卷鈔本。好像六十多卷的原本，還有很多部。

不過清代崇文總目的傳本，都出於范氏天一閣的舊鈔本，最初傳鈔的是朱彝尊，其曝書亭集中跋文說：六十六卷本求之四

十年而不獲，展轉得范氏本，則有目無釋，而慶幸歐陽修集和通考能加徵引。而錢東垣所據的天一閣舊鈔本，也僅存簡目，偶有原釋，幾乎屈指可數。陸心源和靜嘉堂的藏本，都明題「竹垞舊藏」，足見都是朱氏傳鈔的天一閣本。孝慈堂、善本書室、江南圖書館的藏本，都祇有一册，也足見不是六十多卷的原本。

而結一廬書目所載崇文總目六十六卷，下注：「共十本、明鈔本，每條均有解題，千頃堂藏書。」可是從黃居中父子和當時的藏書家和績學之士如錢謙益、朱彝尊、黃宗羲、王士禎等，都常相往返，傳鈔或借閱彼此的藏書。尤其朱彝尊編經義考，徵引書目很多，黃虞稷的千頃堂書目，徵引凡數百條，很有些溢出後來各家鈔本之外的。可是經義考所引的崇文總目，不出歐陽修全集和通考所載。而此後到朱學勤時百餘年間，正是目錄學正盛的時期，卻不見有人提到或傳鈔刊行。又葉德輝所刊行的結一廬書目，則不列這一原本崇文總目，都令人費解。也許是好事的人從各書徵引的敍釋文字，先有輯本，後來四庫全書和錢輯本通行後，便不傳了。總之明清兩代，沒有人曾見到有敍釋的原本。

原本既已不傳，朱彝尊曾打算從歐陽修全集、玉海、通考等所引，彙鈔爲一本而未果。乾隆間修四庫全書，從永樂大典中輯出，分爲十二卷。提要說「蒐輯排比，尚可得十之三四。……今觀其書，輯籍浩繁，牴牾誠所難保。然數千年著作之目，總匯於斯，百世之下，籍以驗存佚，辨眞贋，核同異，固不失爲册府之驪淵，藝林之玉府也。」錢氏輯釋本附錄中四庫簡明目錄後錢侗按語說：「是書編類悉依天一閣所鈔紹興改定本，歐陽公集、文獻通考所載敍釋，並採附諸書之後。餘如永樂大典所引各書，亦取證一二，凡原敍二十七篇，原釋二百一十七條，引證二十一條。」雖「較勝於無」，然玉海藝文部引用不少，竟未能採及，可以引證的資料甚多，僅有二十一條，實在不能令人滿意。

嘉慶初，距四庫全書修成不過十幾年，錢東垣等重行輯，四年（一七九九）錢侗撰小引說：

以今觀之，歐陽集一百三卷，具錄經史子三部原敍。文獻通考多半採總目之文，獨集部全未稱引，子部又加略耳。餘如玉海各類，其述崇文目尤多。而歐陽全集、南豐文集、東觀餘論、讀書志、書錄解題，通志校讐、藝文二略，孟子疏、輿地碑目、雲谷雜記、困學紀聞、三家詩考、漢藝文志考證、宋史藝文志、陝西通志、經義考諸書，暨宋元人叢書敍跋、間一及之，皆足以資考訂。

侗家舊藏四明范氏天一閣鈔本，止載卷數，時或標注撰人，然惟經部十有一二，其餘不過因書名相仿，始加注以別之，此外別無所見。……因區類搜採，其引見古今載籍者，輯而綴之，猶錫鬯之志也。讐校方半，又屬友人于文淵閣中借鈔四庫館新定之本，互勘異同。總得原敍三十篇、原釋九百八十條，引證四百二十條。或原釋無從考見，乃爲博稽史志，補釋撰人。其中標卷參差，稱名錯雜，以暨闕漏之字，譌舛之文，傳諸來茲，易滋疑義。則仿趙君錫考異、隨齋批注、王伯厚考證之例，間爲一二商榷語。而陳君令華亦時與參校其間，所益益夥矣。……

有羣書所引而今無其目者，侗又別爲補遺，附著卷後，凡閱半載而事竣，革曰輯釋，釐卷以五。經部爲伯兄輯、史部爲仲兄輯、子部下爲秬和輯、集部爲照若輯，其子部之上，則侗所輯也。

其中陳令華名詩庭、伯兄名東垣、仲兄名繹。秬和名金錫鬯，錢侗的姊丈。照若名秦鑒。六人分工合作，可說是家庭作業，實是目錄學上的佳話。以錢輯本和四庫本做一比較：

	四庫本	秦輯本	增加
原敍	二七篇	三〇篇	十分之一強
原釋	二一七條	九八〇條	四倍半強
引證	二一條	四二〇條	二十倍

可見錢東垣等用力之勤。梁啓超說：「錢輯所採佚文既加增，考證亦更精審。倘朱氏結一廬本不足信或已佚者，則錢輯固當爲此書第一善本矣。」可說是並非虛譽。

錢輯本傳本很多，計有

清嘉慶四年嘉定秦鑑刻汗筠齋叢書本（後改名蘭芬齋叢書）

清咸豐三年南海伍崇曜刻粵雅堂叢書本

近年商務印書館編印叢書集成，和國學基叢書、萬有文庫，廣文書局編印書目續編，所收崇文總目，都據粵雅堂本重印。

清光緒八年常熟鮑廷爵刻後知不足齋叢書本

至於四庫全書本，則近年商務印書館選印四庫全書珍本，收入別輯。又印四庫全書，收入史部目錄類。不過有了後出轉精的錢輯本，就少有人注意了。

四　輯釋本的缺失

錢東垣等所輯崇文總目之善，已詳見上節。然趙士煒在民國二十年撰中興館目書目輯考，四月自序則稱錢氏等「採集益廣，所得尤多。雖偶有舛譌，無妨大體。」又在後序中說：「崇文總目輯釋用後知不足齋本（趙氏自注：曾校過。）」二十一年趙氏又有宋國史藝文志輯本，七月自序說：「崇文總目雖有輯本，惜考覈不精，中興並輯本亦無，余乃從事網輯纂錄成書。崇文亦重加校訂。」相去不過十五個月，對輯釋本的批評，由「雖有舛譌，無妨大體。」到「考覈不精」。這是因爲崇文總目所引用的中興館閣書目和宋國史藝文志比較多。而趙氏在輯錄時也既很細心，又必然曾參考其他資料，如史志和若干書目，所以才能發現輯釋的缺失，而且隨時日而增加。很可惜的，趙氏未能也對崇文總目詳加輯考，連他「校過」、「重加校訂」的部分或底本，也無從看到，這實是利用崇文總目的人一大損失。

如今要想知道崇文總目的缺失，祇有找一些相關書目和資料，詳加核對。如昌瑞卿先生檢示：史部徐鉉吳錄，見宋志，而按引唐志張勃吳錄，不知並非一書，係書名偶同。子部浮丘公相鶴經，按引舊唐志父伯鑒撰，然舊志載伯鑒所撰實爲相馬經。今就經史兩類，略加核對，酌爲增訂，分述於下。

五　錢輯本補正

易類

周易十卷　王弼注

東垣按：隋志、釋文敍錄並六卷。

今按：隋志：周易十卷，弼注。六十四卦六卷，韓康伯注繫辭以下三卷王弼又撰易略例一卷。釋文、兩唐志、宋志等卷目

俱同。崇文總目亦當如此。東垣按引，不無斷章取義。

周易傳十卷　此書篇第略依王氏，決非卜子夏之文。又其言近而不篤，然學者尚異，頗傳習之。

東垣按：晁以道傳易堂記云：今號爲子夏傳者，崇文目亦斥其非是，而不知其所作之人，予知其爲唐之張弧之易也。又經義考：呂祖謙曰：崇文總目刻去子夏名以袪誤惑，最爲有理，今本十一卷。

今按：王弼割裂經傳，子夏自不能採用。以道之說爲郡齋讀書志所採用。

禮類

江都集禮一百四卷　隋諸儒撰，潘徵爲之敍，凡一百二十卷；今亡闕僅存一百四卷。

今按：唐志一百二十卷，潘徵撰。

謚例十卷　宋沈約撰。

今按：東垣案引玉海一則。姚振宗隋志按引三則，各不相同。足見玉海取材繁富，各家取捨不易，而皆能各適其用。

謚法四卷　梁賀琛撰

嚴昉云：讀書志作沈賀謚法，云沈約撰，賀瑒增。

今按：隋志作賀瑒撰，五卷。唐志三卷。又按：嚴昉之名，不見錢侗小引，當是在輯釋刊行前得見而加按語，爲數不多，然頗能就錢氏等所輯，拾遺補闕，有功於總目。

春秋類

春秋外傳國語二十一卷　自所發正者，三百十事。

東垣按：隋志二十二卷。

今按：自序三百七事。唐宋志均二十一卷。

春秋繁露十七卷

東垣按：歐陽永叔書春秋繁露後云云。

今按：歐陽修既編崇文總目，則其書後最可相互參證。四庫全書、姚振宗隋志考證未能引用，可說失於眉睫之前。

春秋決事比十卷　吳太史令吳、汝南丁季、江夏黃復，平正得失。

東垣按：漢志作公羊治獄。隋志、宋志並作春秋決事。兩唐志並作春秋決獄。陳詩庭云：七錄又作春斷獄。

今按：汝南上當空一字。丁季一作丁孚。又按：日本國見在書目作春秋斷獄事。

左氏膏肓九卷

東垣按：隋志十卷。

今按：唐志、宋志、陳錄十卷，晁志九卷。

春秋述議一卷　本四十篇，今三十九篇亡。

東垣按：舊本譌作義，今校改。通考作述議傳，唐志三十七卷。

今按：隋志春秋左氏傳述義四十卷，舊本作義近古，不改。兩唐宋志均作議，唐志三十七卷，宋志一卷。

孝經類

孝經一卷　鄭康成注。五代兵興，中原久佚其書，咸平中，日本僧以此書來獻，議藏祕府。

東垣按：書錄解題云：孝經注崇文總目以爲咸平中日本僧所獻。

今按：東垣所引陳錄，前有「按三朝志：五代以來，孔鄭注皆亡，周顯德中，新羅獻別序孝經，卽鄭注者。」末有「未詳孰是。」錢氏斷章取義，改疑詞爲肯定，和引書之原則未合。

論語類

五經鈎沈五卷　楊茅撰，今缺五篇。

東垣按：舊唐志作鈎深，楊芳原譌作王芳，今校改。

今按：隋志、唐志，玉海引中興書目並作十卷。又隋志等及宋老俱作楊芳。

小學類

爾雅三卷

今按：當卽晉璞注。

小爾雅一卷　孔鮒撰

陳詩庭云：文選注皆作小雅。

今按：漢志小雅一卷，宋祁曰：小字下邵本有爾字。陳詩庭所按引，旣未能得其原，又未能得其正。

方言十三卷

今按：隋志、唐志、晁志同。宋志、陳錄作十四卷。

釋名八卷

東垣按：今本四卷。

今按：隋志、唐志、四庫總目均八卷。

廣雅音一卷　曹憲撰

東垣按：隋志四卷。

補遺部分有侗按：四庫館新定本引永樂大典云：宋志張揖廣雅音三卷，崇文總目同。今本一卷，伯兄據諸家書目釋作曹憲撰。侗考撰廣雅，本未作音，故史志亦止有曹憲書。疑宋志偶誤，而大典承之。

今按：可見四庫館臣之疏失，亦可證錢氏兄弟精審不苟。

正俗音字四卷　顏之推撰。正時俗文字之謬，援諸書爲據，凡三十五目。

東垣按：正應作證，遂初堂書目亦誤作正。

今按：隋志作證俗音字略六卷，宋志作證俗音字四卷，兩唐志均以爲之推子愍楚撰。舊志作二卷，新志作一卷，通志同新唐志，而別有證俗音三卷，張推撰。張推似是顏之推之脫誤。又按：據崇文總目敍釋，書名證作正，未必有誤。

正史類

漢書一百卷

釋按：今本一百二十卷

今按：隋志、唐志一百十五卷，唐志又顏師古注一百二十卷，宋志一百卷。

編年類

漢春秋一百卷　胡旦撰

漢春秋問答一卷　胡旦與門人撰

今按：宋志著錄・問答亦云胡旦撰，不云「與門人撰。玉海卷四七天聖漢春秋條：「胡旦先撰漢春秋一百卷。」

三國典略三十卷　邱悅撰

釋按：通志略、宋志並二十卷。

今按：宋志作丘悅。新唐志、通志並作二十卷，丘悅撰。錢輯本所引原釋係據通考，玉海引中興書目丘悅撰下作「自元魏分而爲東西，西魏都關中，後周因之；東魏都鄴，北齊因之。梁陳則皆都江左。悅之書首標西魏而敍宇文泰。」與通考不同。可參考。

唐曆四十卷　柳芳撰

釋按：玉海引崇文目同。

今按：新唐志、通志、晁志、陳錄並同。史略論編撰事頗詳。

唐統紀一百卷　陳嶽撰

釋按：玉海引崇文目同。

今按：新唐志宋志、玉海引中興書目併同。陳錄存四十卷，知宋末已殘缺不全。

古今通要四卷　苗台符撰

今按：新唐志、通志、宋志并同。玉海引中興館閣書目不記卷數。

王氏五位圖三卷　王起撰

釋按：玉海引崇文目同。隋志、唐志、通志並十卷。宋志作五運圖一卷。

今按：錢輯本所引原釋係出玉海。錢釋按又有「玉海引崇文目同。」不應再之玉海引。

古今類聚年號圖一卷　杜光庭撰

釋按：舊本號譌作貌。今校改。

今按：宋志，玉海引書目均不誤。

實錄類

唐高祖實錄二十卷　敬播撰　房玄齡監修　許敬宗刪改

今按：新唐志、陳錄幷同。宋志作許敬宗、房玄齡撰。晁志作房玄齡、許敬宗敬播同脩。舊唐志作房玄齡撰。

唐高宗後修實錄三十卷　令狐德棻撰　劉知幾、吳競續成

今按：舊唐志作高宗實錄三十卷許敬宗撰。新唐志作許敬宗皇帝實錄三十卷。陳錄存十九卷。宋志作「復」修。

唐則天實錄二十卷　魏元忠等撰　劉知幾、吳競刪正。

今按：新唐志作則天皇后實錄二十卷，魏元忠等九家撰。晁志同。宋志作唐武后實錄二十卷，劉知幾、吳競等撰。

睿宗實錄五卷　吳競撰

釋按：讀書後志、通考並十卷。書錄解題同，云館閣書目亦別有五卷者。讀書志、宋志並作劉知幾、吳競撰。

今按：新唐志著錄二條，一爲劉知幾太上皇實錄十卷，一爲吳競睿宗實錄五卷。宋志合作一條：唐睿宋實錄十卷又五卷唐劉知幾、吳競等撰。

明皇實錄一百卷　令狐峘撰　元載監修

今按：晁志、陳錄、新唐志、宋志並同。唯宋志作唐玄宗。又新唐志另有四十七卷本不著撰人。今按玉海唐玄宗實錄條引集賢注記知係張說所撰。

肅宗實錄三十卷　元載監修

繹按：通考二十卷。

今按：新唐志、宋志、晁志、陳錄並同。

代宗實錄四十卷　令狐峘撰

今按：新唐志、宋志、晁志、陳錄並同。

建中實錄十卷　原繹：唐史館修撰沈既濟撰……見文獻通考

繹按：玉海引崇文目同。宋志十五卷。

今按：兩唐志、陳錄並同。

德宗實錄五十卷

繹按：玉海云：德宗實錄五十卷。蔣乂、樊紳、林寶、韋處厚、獨孤郁撰。裴垍監修。崇文目同。

今按：新唐志同。宋志、晁志、陳錄作裴垍等撰。

梁太祖實錄一卷　鄧象等撰

繹按：舊本太祖譌作太宗。今校改。諸家書目並三十卷。

今按：宋志作二十卷。高似孫史略作三十卷。

後唐明宗實錄三十卷　姚顗等撰

今按：宋志、陳錄幷同。

後唐廢帝實錄十七卷　張昭等撰

繹按：東都事略本傳，昭舊名昭遠，避漢帝諱，止稱昭。

今按：宋志、陳錄並止作張昭。

周世宗實錄四十卷　王溥等撰。

今按：宋志作四十四卷

雜史類

吳越春秋十卷

撰按：隋志、唐志、讀書志，並十二卷。

今按：隋志等均作趙曄撰，崇文目當係脫去。宋志別史類作十卷。

吳越春秋傳十卷　唐皇甫遵注

今按：兩唐志同隋志作吳越春秋，宋志別史類同。

高氏小史一百十卷　高峻及子迥撰。

繹按：唐志、讀書後志並一百二十卷。書錄解題一百三十卷，引國史志凡一百九卷、目錄一卷，中興書目一百二十卷，今本多十卷。東觀餘論校正崇文總目云：高氏小史名峻，一作峻。

今按：高似孫史略作一百卷，宋志作小史百十卷，此書本六十卷，析爲百二十卷，其他多非足本。陳錄作百三十卷，或有附益。

金陵樞要一卷　王豹撰

今按：宋志同。

吳書實錄三卷　李清臣撰

今按：宋志、通志並作不著撰人。

六朝采要十卷　趙氏（失名）撰。　通志略不著撰人。

今按：宋志同，惟采與通志並作採。

史雋十卷　鄭暐撰

繹按：困學紀聞考史云：崇文總目、史雋十卷、漢雋之名本于此。

今按：宋志同。

十三代史選五十卷

繹按：宋志：不知作者。又重出一部三十卷，亦不著撰人。

今按：通志云：「敍史記、前後漢……後周、隋十三家史。」

隋平陳記一卷　稱臣悅撰宋志、不著撰人

今按：宋志入傳記類。通志云：「稱臣悅，亡其姓。」實採崇文目。

大業略記三卷　趙毅撰

今按：兩唐志入僞史類、通志、宋志雜史類並同。

隋季革命記五卷　杜儒童撰

今按：通志云：「記大業之亂。」宋志入傳記類。

劉氏行年紀十卷　劉仁軌撰

繹按：唐志二十卷。

今按：晁志編年類、宋志傳記類並作河洛行年紀。陳錄雜史類作行在河洛記。

唐太宗勳史一卷　吳競撰

繹按：玉海引崇文目同

今按：通志雜史、宋志傳記並同。

唐書備闕記十卷　吳競撰

今按：新唐志、通志雜史、宋志傳記並同。通志云：「起太宗至明皇。」

天寶亂離西幸記一卷　溫畬撰

繹按：宋志無西幸二字。溫畬撰。注云：畬一作畬。

今按：新唐志同崇文目。

河洛春秋二卷　包諝撰

今按：通志、陳錄雜史、宋志別史並同。通志云：「起祿山叛，訖史朝義敗。」

邠志一卷　凌準撰

釋按：唐志、宋志並二卷。書錄解題、通考並三卷。

今按：通志一卷。宋志又重出一部作三卷。

奉天記一卷　原釋徐岱

釋按：宋志作賀楚撰。

今按：新唐志、通志並同。宋志有二，一爲錢繹所按引之賀楚撰，一爲徐岱撰。

德宗幸奉天錄一卷　原釋崔光廷。

釋按：唐志作光庭。宋志作庭光。

今按：通志作光庭。

興元聖功錄三卷　袁皓撰

釋按：宋志不著卷數。

今按：新唐志同又有無撰人功臣錄三十卷。宋志書名聖功錄下多功臣錄三字，作三十卷。總目雜史類又有袁皓功臣錄三十卷。宋志誤合二書爲一，或聖功錄下脫三卷二字。

燕南記三卷　谷況撰

今按：新唐志、通志、陳錄、宋志並同。通志云：「以建中時河朔叛，惟易定張孝忠不從。」

平蔡錄一卷　鄭澥撰

釋按：唐志、宋志上有涼國公三字。

今按：通志同。陳錄上有涼國公三字。通志云：「記李愬平吳元濟事。」

平淮西記一卷　路隋撰

今按：新唐志、通志、宋志同。通志云：「記吳元濟始末事。」

河南記一卷　薛圖存撰

繹按：宋志二卷、薛國存撰。

今按：新唐志同注：「李師道事。」

太和辨謗錄三卷　原釋：李德裕等撰。憲宗時命傅師楚等撰元和辨謗錄十卷。太和中德裕以其文繁，刪爲三卷……。

繹按：舊本太和譌作元和，今據玉海所引及宋志校改。書錄解題錄作略。傅師楚作令狐楚。讀書志亦作略。

今按：新唐志作裴潾太和新脩辨謗略三卷。玉海引中興書目亦作裴潾撰。宋志別史類重出書名作者同新唐志；傳記類同崇文總目。

太和摧兇記一卷　諸家書目並不著撰人。

繹按：書錄解題太和野史三卷云：不著名氏。又太和摧兇記一卷云。文與上同而不分卷。

今按：新唐志、通志、宋志並同。通志云：「記太和甘露事，誅鄭注等，作十八傳。」

乙卯記一卷　李潛用撰

今按：新唐志、通志、陳錄、宋志並同。通志云：「記太和乙卯歲李訓等甘露事。」

開成紀事三卷　諸家書目不著撰人。宋志楊時撰。

今按：新唐志、宋志並二卷。通志作三卷，云「記太和甘露事。」

唐錄備闕十五卷　歐陽炳撰

繹按：宋志作歐陽廻。注云：一作炳。

今按：通志同，云：「記武宗、僖宗中和初事。」

會昌伐叛記一卷　李德裕撰。

今按：新唐志、通志、陳錄、宋志並同。陳錄云：「記平澤潞事。」

續正陵遺事一卷　柳玭撰

今按：宋志正作貞。

平剡錄一卷　鄭言撰

今按：新唐志、通志、宋志幷同。通志云：「記太和末擒越盜裘甫，平剡縣。」

彭門紀亂三卷　鄭樵撰

嚴昉云：此鄭樵唐人，非宋右迪功郎鄭樵也。

今按：新唐志、通志、宋志並同。通志云：「記懿宗朝徐州龐勛叛。」又按：嚴昉當係錢氏友人，書成而加按語。

咸通解圍錄一卷　張雲撰

繹按：書錄解題、通考、宋志咸通下並有庚寅二字。

今按：新唐志、通志同崇文，通志云：「記咸通中雲南蠻寇成都。」

唐錄政要十二卷　林璠撰

繹按：玉海引崇文目同。

今按：新唐志作凌璠。通志作袁璠。宋志作凌璠十三卷，玉海引書目亦十三卷。通志云：「自獻祖迄僖宗。」

廣陵妖亂志三志　郭廷誨撰。

繹按：宋志無廣陵二字。書錄解題郭廷海作鄭延海。

今按：新唐志、通志並同。陳錄云：「高駢、呂用云、畢師鐸等事。」

雲南事狀一卷　諸家書目並不著撰人。

今按：宋志、通志同。通志云：「記唐末羣臣奏議招輯雲南蠻事。」

會稽錄一卷　諸家書目並不著撰人。

繹按：唐志上有乾寧二字。宋志作乾明會稽錄。注云：明一作寧。

今按：通志云：「記唐末越州董昌叛。」

汴水滔天錄一卷　王振撰

繹按：通考作王搌。傳寫之譌。

今按：新唐志、通志、陳錄、宋志並同。陳氏云：「言朱溫篡逆事。」

莊宗召禍記一卷　黃彬撰

繹按：通考上有後唐二字。

今按：通志、陳錄、宋志並同總目。

晉朝陷番記四卷　范質等撰

繹按：遂初堂書目、讀書後志並作石晉陷番記。宋志一一卷，云不知作者。書錄解題云：質本傳不載，故館閣書目云不知作者。

今按：通志著錄二條，一同，一無晉朝二字。陳錄「木傳」上有「范質撰，據莆田鄭氏書目云爾。」「作者」下文有「未悉鄭氏何所據也。」

三朝革命錄三卷　徐廣撰

今按：通志、宋志並同。通志云：「載隋唐事，盡於天祐禪梁。」

入洛私記十卷　江文秉撰

今按：通志、補五代史志同。宋志「入」作「都」。通志云：「記同光至顯德事。」

補國史六卷　林恩撰

繹按：玉海引崇文目同。

今按：新唐志十卷。宋志五卷。通志作林愼恩撰。

唐補記三卷　程匡柔撰。

繹按：玉海引崇文目記作紀，卷同。書錄解題馬令南唐書並作程匡柔。宋志作唐補注記十三卷。程光榮撰。注云：榮一作柔，蓋因避諱，改匡爲光。

今按：通志二卷、程柔撰。宋志實作三卷。

史系二十卷　賈緯撰

今按：通志、宋志並不著撰人。通志云：「自會昌至光啓時事，有禮樂、刑法、……儒林、隱逸傳。」

唐朝綱領圖一卷　南卓撰

繹按：玉海引崇文目同。宋志五卷。

今按：新唐志、通志並同。宋志兩見，別史類作五卷，故事類作綱領一卷。

唐聖運圖二卷　薛瑞撰

繹按：玉海引崇文目同。

今按：新唐志、通志同。宋志作大唐聖運圖略三卷，薛黨撰。通志云：「起高祖，訖武宗。」

功臣錄三十卷　袁皓撰

今按：參見前興元聖功錄條。

後史補三卷　高若拙

繹按：玉海引崇文目同。宋志二卷。

今按：通志云：周高若拙雜記唐及五代史。

賈緯備史六卷

繹按：玉海引崇文目同。

今按：陳錄作賈氏備史。宋志作備史。陳氏云：「敍石晉禍亂，每一事爲一詩系之。」

續皇王寶運錄十卷　韋昭度撰

繹按：玉海引崇文目同。陳詩庭云：玉海作楊涉撰、韋莊箋。

今按：宋志同總目，新唐志楊涉同撰。

史略三卷　杜僖撰

繹按：唐志三十卷。

今按：宋志不著撰人。

十二國史四卷　孫昱撰

繹按：宋志十二卷。

今按：通志不著撰人，四卷。

三史菁英三十卷　周護撰

今按：宋志同，通志不著撰人。

晉書金穴鈔十卷

今按：宋志題薛儆撰。

正史雜論十卷

今按：通志、宋志題楊九齡撰。

如仿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的方式，所得必更可觀。不過這就遠超出輯釋的範圍之外，更不是本文所能做的，而有待好學之士。以崇文總目的重要性，這是很值得做的工作。

六　體　例

崇文總目雖有輯本，然而殘缺過甚，已遠非原來面目。試以錢輯本爲例。所輯原敍三〇篇（按：實有三一篇，詳下文。）而總計四十六類，不過三分之二。原釋九八〇條，和原書著錄的三、四四五部相比，不到十分之三。且所輯得的原釋，有些僅有撰人姓名，或是三五個字的說明，甚至天一閣本所注的「闕」字也列入。雖「較勝於無」，然和敍釋詳明的條目相比，便知殘缺的嚴重了。尤其子部後半和集部，原釋所存極少，偶有又極簡略。所以根據這一殘缺過甚的輯本，來討論其體例，不免有以偏概全之失。

不過書雖殘缺，卻也具體而微，試加分析：

一、書前有總敍。錢氏從明方以智的通雅輯得「東晉三千一十四卷，李元校；孝武增益三萬餘卷，徐度校。」二十二字。錢繹案云：「方密之引崇文總目敍云云。考諸家著錄，並不云總目有敍，即後人援引亦罕有及之者。然宋時儒臣審定之書，皆有敍錄。……今審此文，其爲敍其語無疑。」

二、每類有小敍。天一閣鈔本敍久散佚。四康全書輯永樂大典本，列敍於前。錢輯本從歐陽文忠公集輯錄，依前志例，次每類之後。按：漢志、隋志，每類都有小序。兩唐志從缺。崇文總目則能遠承漢、隋舊制。此後晁公武讀書志則四部各有序。各類之中第一部書的解題，每有一段具有小序性質的文字。筆者鈔得二十八類三十五則，另謀刊布。陳振孫書錄解題輯本存小序八篇，其他各類似係佚去。崇文總目實有承先啓後的功能。

其有小序各類，計有：

經部　易、書、詩、禮、樂、春秋、論語、小學。共九類

史部　正史、編年、實錄、雜史、僞史、職官、儀注、刑法、地理、氏族、歲時、傳記，共十二類。

子部　儒家、道家、法家、名家、墨家、縱橫家、雜家、農家、小說、名家，共十類

以上共計三十一篇，合書前總序，得三十二篇，而錢侗小引所說三十篇，計數偶誤。

三、經、史、子、集，四部無序。按四庫全書輯永樂大典本，以及錢輯本，每卷僅標類名，而無四部之名，頗疑崇文總目亦不分部。陳振孫書錄解題，明人編的文淵閣書目，也都分類而不標四部之名，這也可說是一個系統。這一說法如果成立，自

然便沒有每部的序了。

四、每類有共若干部，計若干卷的總數。四庫全書輯大典本列於各類前的敍後。錢輯本則因「其總數則編次時已列於前，故仍舊本（天一閣本）錄之。」而不從漢志到宋志總數皆在目後的成例。各類今本總數，與舊本所記，每有差異，錢輯本則核實另注。然易類「共一十八部，計一百七十一卷。」東垣按：「玉海引崇文目七十一作七十八。」則未能核計。今按：今本計一百七十八卷，與玉海合。

五、一般的解題書目，不外記述些作者的生平、時代、學術思想。書的內容、篇章、卷帙、眞僞、價值。和同類書的比較，他人的批評，對當時和後世的影響等。崇文總目的敍釋也大致如此。而從雕板印書興起後，著錄一書的板刻，以至其他刻本，相互間的關係，並加以比較等，浸而發展成獨立的板本學。我國雕板印書，始於唐而盛行於宋。是以宋代的書目，如郡齋讀書志和附志、遂初堂書目、直齋書錄解題、玉海藝文部等，都記錄了不少板刻資料。這些都是在南宋編成的書目，所記也以南宋時期刻書情形爲主。崇文總目編成於北宋，如果也記有板刻資料，自然更可貴。可是很遺憾的，在錢輯本中，僅找到說文字原一卷，記賈耽命李陽冰姪騰，集許愼說文目錄五百餘字，「刋於石」以爲世法。而未找到雕板印書的記錄。是崇文總目的敍釋在體例上不加記述，還是記述部分在散佚部分。這兩種情形都有可能。因爲晁志、尤目，成於南宋初年，所記板刻資料不多。而趙志和陳錄後出，所記便多了。玉海編成，應已入元，所記更多，不過以官刻本爲主。發展的情形，由少而多。那麼上溯到崇文總目，是已有板刻方面的記載，或是還沒有，便都有可能。所以根據殘缺過甚的輯本，去瞭解一書的體例，必然會有這些無從猜測的情形。如果有足本的崇文總目，或是北宋編成的其他解題書目，在目錄學史或板本學史上，便可對書目記載板本的情形，加以追本溯源了。

七　功　用

一般解題書目的功用，不外是辨章學術，考鏡源流，考書的存佚，辨書的眞僞等。崇文總目也不外如此。而從唐末到南宋初年，崇文總目是僅存的一部書目，（註四）又是現有的解題書目中，除佛家經錄之外，所存最早的一部，所以其價值有過於一

般書目，今略述於後：

一、考書的存佚　新唐書藝文志雖比舊唐書經籍志完備得多，然下距晁志、尤目，中間兩百多年，所存僅有崇文總目。而且晁、尤兩家書目，係私藏，著錄不豐。鄭樵的通志藝文略，又是鈔輯各種書目而成，五代和靖康之難，圖書都大量亡佚，所以崇文總目在這方面的重要性，就特別突出。尤其是據當時的館閣藏書，由歐陽修等續學之士所編成，可信度更高。

二、考書的其僞　漢代的別錄和七略雖已不傳，不過班固的漢書藝文志，不僅逐錄其書目，而且間有自注，當係依據別錄和七略，唐顏師古又博引旁徵作注，所以在辨僞上很是有用。而隋志和兩唐志，都沒有解題，偶有說明，多係官修各書的撰人和纂修經過，很少涉及眞僞。所以崇文總目的敍釋文字，雖所存不多，卻很有價值。在辨僞時，常常是最先徵引崇文總目的說法。甚至可以說：後人對一書眞僞的認識，儘管是說得比崇文總目好，證據較多，結論較肯定。然而可能是從崇文總目的辨僞語，得到啓示，進而加以探求。學問之事，本是後來居上。不過最初或是較早的意見，仍很值得重視。

三、解題書目的範例　這一點在緒言中曾提到。晁公武、趙希弁、陳根孫等，都曾看到過原本崇文總目，並加以徵引，在體例上必然受其影響。即使是已亡佚的中興館閣書目，因爲同是官修書目，而崇文總目在前，加上歐陽修的聲望，一定也多所取法。後來敍釋散佚，撰寫解題書目的人，當會以晁志、陳錄做範本。體例上儘管愈見周密，譬如注重板本的記載、比較。可是崇文總目對後代的書目，在解題的撰寫上，近似於創始。

如果六十六卷的原本還在，可以討論的體例必然還多，可資利用的材料，當然更豐富。

八　後人對本書的利用情形

崇文總目著錄北宋館閣藏書三千四百四十五部，各有敍釋，由歐陽等編成，自然受到後世的重視，從而加以利用。不過以其資料之富，卻又殘缺不全，往往不能充分利用。今略述於下：

一、晁志和陳錄，都略加徵引，都不多。不過間接引用的情形，要細加核對才可以。然今僅存輯本，也無從深究。至於中興館閣書目等，如今僅存輯本，更無從核對。

二、玉海徵引的崇文總目，錢侗小引稱，在所據以輯錄的資料中，是最多的一種。王應麟的其他著述，如困學紀聞、三家詩考、漢藝文志考證等，也曾引用。清章學誠文史通義，對玉海屢有褒辭，評價遠在文獻通考之上。王氏的學識既高，對資料的選取，自具眼光，能重視崇文總目，也可見其考訂精審。

三、文獻通考所引崇文總目，爲錢輯本所據次多的資料。可惜馬端臨未能多加徵引，像直齋書錄一樣。大致馬氏貴近而略遠，這由所引晁志的數量，介於崇文和陳錄之間，從而得知。

四、羣書考索頗引崇文總目，然而因爲是部體例不甚好的類書，錢東垣等未加注意。趙士煒輯中興館閣書目，便有不少資料出自羣書考索。其所校崇文總目，必有採自羣書考索的。如有人補正錢輯本，正可利用這資料。不過卷帙甚多，體例不善，板本不佳。需要有披沙淘金的耐心才行。

五、經義考，朱彝尊訪求原本未獲，所徵引當據通考或玉海所引，惟朱氏對資料來源，全不注明，但標崇文總目，不易覆據。錢侗小引中徵引書目，列有經義考，當是別有所得，然必不能多。

六、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間引崇文總目，條目不算少，也不够多。當時雖有永樂大典輯本，然撰寫提要時，輯本未必完成。以提要引用晁志、陳錄，多從通考轉引例之，對崇文總目也當如此。

七、隋書經籍志考證等，對崇文總目作選擇性的引用，對兩唐志、宋志等，則充分引用。姚氏快閣山房叢書，以精審稱。然重新唐志而輕先成書的崇文總目，不免千慮一失。其所引敍釋，全不著出處，當係依據錢輯本。

八、四庫提要辨證，對崇文總目最爲重視，除常加引證外，並屢次強調其成書早於新唐志二十多年，注意其時間性，這一點很重要。譬如考證隋志，舊唐志所收的書有限，新唐志成書在崇文總目之後，時序上便很值得如余氏一般重視。又如考證宋志，崇文總目是宋代書目有傳本中最早的一部，也是今存北宋所編書目惟一的一部，有這雙重身分，更加重要。

九、僞書通考，對崇文總目中的辨僞資料，利用得頗爲充分。所採文獻，按時代先後排列，顯出崇文總目的敍釋在時序上的領先地位。去年鄭良樹的續編，由學生書局印行，附有僞書通考所辨各書引用資料的簡表，更可一目瞭然。其早於崇文總目的，多是沒有解題的隋志、兩唐志。

十、宋史藝文志史部佚籍考，宋代史籍既多，史料也富，本書博採史傳、書目、方志、文集、筆記等，引證之富，尤過於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等。鉤稽排比，闡幽發微，很見工夫。可惜也充分引用兩唐志和宋志等，崇文總目則一如姚氏，未能多加徵引。不過因爲徵引其他資料既多，而崇文總目所著錄的書，多見於宋志。所以祇要是史部的佚籍，先查這部佚籍考，便可轉錄於崇文總目考釋，本文使多所取材。又所引崇文總目敍釋，多採自玉海或通考，而不從輯釋本轉引，愼重的態度，不如余嘉錫。有志於考釋崇文總目的人，對隋志所收各書，能利用姚氏的考證，經部利用經義考，對宋志史部的佚籍，能利用本書，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九　結　語

崇文總目既是一部很重要的書目，而四庫所輯永樂大典本、錢東垣等輯釋本，都不能令人滿意。而很值得重加考釋，利用山堂考索、隋書經籍志考證、宋史藝文志史部佚籍考等資料。採用趙士煒館閣書目輯考的方式，必能勝過錢輯本，而能比美趙氏的輯考。其中宋志佚籍考尤爲重要，不僅其中所收的史部佚籍可用。而這些佚籍的作者生平；也廣徵史傳、文集等，可供經、子、集三部考釋的參考。近些年對宋史的研究，成爲顯學，宋史座談會所編的宋史研究論集，約有三十輯，近千萬字。不過其中所收宋代書目方面的文字不多。

而研治流略的人，對宋代書目的考述，如晁志、陳錄、通志藝文略、通考經籍考、玉海藝文部等，都時見專文或專著討論，相形之下，崇文總目和遂初堂書目便見冷落。遂初堂書目僅有書名，偶著板本，連卷數和撰人姓名也從缺，還不如明代的文淵閣書目，注有册數和完缺字樣。崇文總目輯釋，輯得的原釋不多，且甚簡略。因而都不爲人所重。

宋人刻書、校書、考訂書，成就斐然，所編的書目，也最爲重要，可說僅次於清代。如能就今存的書目，加以綜合考釋。亡佚的書目，加以輯錄，對辨章學術，考鏡源流，必大有助益。

其方式宜分工合作，集羣力來從事。

一、先彙集各種書目，其中如玉海藝文，宜裁出單行，通考經籍考板本不佳，宜影印元刊本。趙士煒所輯各書，予以重印

二、編一綜合索引，先人名，再及於書名。

三、佛道兩家書目，也應一併考釋，以便吸取其體例上的特色。

附　註：

一：宋代藏書家考，民國六十九年台北市學海出版社印行。其緒論列有宋代私家收藏目錄三十三新，其中李淑和其子德芻各有書目一種。末附不知何許人的書目五種。又一〇六頁亳州祁氏條引過庭錄云：「四方士民，如亳州祁氏……，吾皆見其目。」一四一頁葉夢得條云：「遂初堂書目有葉石林書目，當爲其家藏目。」皆未列入。又元陶宗儀南村輟耕錄卷二十七莊蓼塘藏書條云：莊蓼塘，嘗爲宋祕書小史，其家蓄書數萬卷，且多手鈔書。經史子集、山經地志、醫卜方伎、稗官小說，靡所不具。書目以甲乙分十門。蓼塘既沒，子孫不知保惜，所存無幾。至正六年（一三四六）開局修史，詔求遺書，有以書獻者，莊其一也。也可補入。又三六頁江正條案云：「宋史藝文志亦有徐州江氏書目。」今案：宋人稱江正或云江南人，或云安陸江氏。都不是徐州。時間上列於本書五代入時期藏書家第四人。而徐州江氏書目，則列於尤袤遂安初堂書目（安字誤衍）和吳氏籯金堂書目之間。所以徐氏江氏書目在時地上，不像是江正的江氏書目。總計宋代私家藏書目錄，文獻可考的，至少有四十多種。

註二：宋史藝文志序：「大凡爲書九千八百十九部。」其他書目合計，不下二三萬部。然彼此重複的很多，總計當有萬餘種。

註三：我國有解題的書目，雖然可以上溯到西漢末的別錄，然久已亡佚。六朝的佛家經錄，雖存而少有人注意。崇文總目便成爲所存最早的解題書目，爲晁公武、趙希弁、陳振孫以及後人所取法。

註四：新唐書藝文志的編成，雖後於崇文總目。然所據以唐代書目爲主，在體例上不能記載五代以後的圖書，甚至唐末也記得不周備。所記又不論存佚，和崇文總目祇記當時館閣現存的圖書不同。

附　記：本文重要參考資料有：

一、崇文總目輯釋、清錢東垣等撰。

二、隋書經籍志考證，清姚振宗撰。

三、圖書大辭典簿錄之部，梁啓超撰。

四、宋史藝文志史部佚籍考，劉兆祐撰。

徵引時爲行文簡潔，未一一注出，附記於此，示不敢掠美。